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離騷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瞻前顧後猶言左顧右盼博覽遍觀之意前後二字要活看不可太滯相者視之審也觀者視之周也曰瞻顧曰相觀詳言之也相觀二字即承上句而申言之耳猶前章既言陳詞而又以啓字承之也計謀策也極窮至也言世

俗工巧之甚也義者利之反也善者惡之反也服事也曰孰非義孰非善云者可見此義與善無物不有無處不然而吾人所當推行服膺而不可須臾離焉者也此章言巳傳觀當世之民放僻邪侈之心滋而行險僥倖之機熟詐偽之計萬變百出靡有遺術而上帝之降衷義善之恒性則不知服用戕賊暴棄之而無餘也皇天雖無私阿又將何以覽其德而錯輔之也哉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是時也苟有一人從義遷善而修其聖

哲之茂行以欽崇天道則奄有下土也必矣嚮乎戰國之君相尚以利相競以惡而蔽錮之深陷溺之久曾不知悔悟卒使皇天覽德之意孤而聖賢垂教之志荒也嗚呼傅觀天下盡皆如此而彼懷襄者又何足以望之也哉雖然其詞之感慨若泛指乎一世之人而其意乃所以責懷襄之不修德也瑗按義善二言深得吾儒性理之學由此觀之則戰國之時而惓惓乎仁義之談性善之說者不獨孟子也屈子之所學所養可知矣其書真可繼三百篇而無媿色與七篇並傳而不多讓也孰謂

自從删後更無詩而續仲尼之統者軻氏可獨專其美哉故後世哀屈子之窮吾獨喜屈子之高後世愛屈子之詞吾獨尊屈子之道也安得起靈均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阽近邊欲墮之意危險難之意尚未至於死也死既死也二字平看朱子總釋之曰危死死言幾死也按幾字之意已在阽余身內未知是否更詳之覽察也初初志也言雖阽余身而置於險難之中死

亡之地然反觀內察其已之初志適得吾心之所善而終未嘗有一毫怨恨之悔意也其不肯變節以從俗可知矣量度也鑿斧鉞所穿受柄之孔也正猶整也謂審其正而納之於鑿也枘如詩伐柯之柯字即斧鉞之柄刻其木端所以入之於鑿而可執持者也言鑿枘方圓之不相入猶君臣邪正之不相合也前修指往古之忠臣義士也葅醢言爲無道之君所殺戮也前后辛之葅醢言暴君恣殺戮之慘此前修以葅醢言忠臣受殺戮之禍字義雖同而旨意各有所歸讀者詳之瑗按上章雖

泛指一世而自勵之意亦在其中此則承上而言
巳之用義服善以事君初不度其道之不可行而
反以此取禍然其心亦終無悔也所以然者蓋邪
正不合而道之難行自前世而固然矣吾亦法夫
前修而巳矣又何悔乎昔人云吾得與龍逄比干
游於地下足矣即屈子不悔之意也上二句自勵
之詞下二句自憐之詞其文意亦參錯互見也朱
子曰此承上章言義爲可用善爲可行而前修乃
有以此而至於菹醢者然亦不敢以爲悔也王逸
曰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正其枘猶臣不度君賢愚

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自前世修名之人已獲葅醢若龍逄梅伯是矣二說俱是五臣洪氏云邪佞在前而已以忠賢正直當之何由能進其君不察得罪必矣瑗按量鑿正枘只言君臣不合而邪佞自在意表二家獨指邪佞講未是又按阽身危死及葅醢之言雖爲砥礪自誓之意然屈子之在當時實瀕於死者數矣惜誦篇曰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觀此則知屈子之所處而

大凡遭難受禍之言又非特設詞而妄加誣於楚之君相者也讀者亦須要識此意
增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增重累也出曰歔入曰欷哀泣之聲也哀時不當倒文耳本謂哀不當時言自哀不值舉賢之盛時而遭葅醢之亂世也茹蕙二草名攬之以拭淚也王逸解茹爲柔軟之義不作草名亦通霑濡濕也襟衣背也浪浪淚流不止貌哀之甚也瑗按歔欷者哀之發於聲者也鬱邑者哀之結於心者也掩

涕者哀之發於目者也此章極為長太息痛哭流涕之情要之與賈誼不同學者不可不知蓋賈誼得君逢時其所當者與屈子天淵懸隔自太史公以屈賈同傳而後世嘆惜抱才不偶者多曰屈賈屈賈云非也靈均所遭實與大舜號泣于旻天之情同其真切而賈生未免少年失之躁妄其所言者雖不為無病而呻吟遐想當時氣象其與阮籍猖狂遇窮途而淚哭者相去無幾矣後世譏屈子之忿懟不容強非其人豈非以責賈生者而責屈子乎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欲知其人而不上論其世吾未見其可也自啓九辯以下至此九章皆爲陳舜之詞或以爲至用此下土止非是蓋前六章陳君道之治亂後三章陳衷曲之哀情屈子之欲見舜者莫切於此情而其所以先陳乎治亂者即此情之所在也屈子之所以長太息而痛哭流涕者又豈悲一已之不遇而已哉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

跪雙膝着地也尊敬之意或曰古者席地而坐跪

坐也亦通敷布也衽衣裳之前際也敷衽猶言整肅其衣冠戒嚴之意也陳辭即上九章所陳於舜之詞也耿明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正者不偏不倚之謂指已所陳之詞得聖人中正之道也已既陳畢而舜無答詞其意若將深有以許之矣故以既得此中正自信也此二句與上依前聖以節中章相照應結上起下之詞然自依前聖至此自當爲一段也駟猶乘也如驂字亦可虛實兩用一曰一乘駟馬也虯龍類玉者贊美之詞一曰以玉飾虯鑣勒故曰玉虯乘跨也鷖鳳類虯鷖二名乃蟲

鳥之神俊者也洪氏曰言以鷖爲車而駕以玉虬也更詳之溘奄速倏忽之意埃風塵埃之濁風也或曰猶言風塵也倒文耳亦逼上征前進也溘埃風余上征猶言忽乎吾將行耳遠遊篇曰掩浮雲而上征意同此章言巳長跪敷衽陳詞於舜吾既得此耿然中正之大道而遂乘龍跨鳳溘然上行將以周歷天下以[illegible]巳情緩幽思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此章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又按洪氏曰言巳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

之泯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纍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淮南子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乎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二子之言於此陳詞上征之意尤有所發明可謂知屈子者矣學者當熟玩之但屈子實未嘗投江而死茲不暇論盖此章亦叙已陳舜之詞言舜既已許已得此中正之道遂復告舜將去楚而遠遊亦以見已去楚遠遊不畔於道而爲聖人之所許也孰謂屈子去楚之爲非哉孰謂屈子無隱遁之志而終

迷戀於楚哉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欲少畱此靈瑣兮

日忽忽其將暮

軔搘車木也將行則發之故謂啓行爲發軔也蒼

梧楚之山名謂自楚而啓行耳楚詞中凡言蒼梧

九疑者意皆指楚國盖二山乃楚之鎮言蒼梧九

疑則可以知其爲楚猶孔子歸魯作龜山操不言

魯而言龜山盖龜山乃魯之鎮言龜山則可以知

其爲魯也舊註俱解作舜之所葬處謂指舜而言

王逸又以此句爲陳詞於重華之意皆非是或曰

前言濟沅湘以南征謂就舜而陳詞也此言發軔於蒼梧謂辭舜而遠遊也詞旨甚明予又何支離其說乎曰非敢支離也據諸書舜固葬於蒼梧九疑而二山固在沅湘之南要之屈子之意實只謂去楚而訪舜未嘗謂訪舜於蒼梧九疑所葬之處也惟諸書言舜葬於二山故解者多泥於其說今解作屈子渡沅湘之江而訪舜於所都之蒲阪亦未爲不可此乃屈子寓興之言非弔古之作又不必以葬處爲拘也以南征爲就舜於蒼梧猶通以發軔蒼梧爲去舜則此二句與欲少畱此靈瑣句

不相喚應矣況上章已言乘龍跨鳳而上征此方言去舜尤非文勢讀者幸毋泥舊說執舜所葬之處而虛心泛觀之則知予解之非支離也懸圃神山名寓言耳非真有是山也朝發而夕至甚言欲去之速也此二句言去楚而遠遊之意靈者贊美之詞瑣門鏤也其所鏤之文如連瑣故曰瑣王逸曰楚王之省閤也是矣猶漢儀謂省閤為青瑣此靈瑣指朝廷之所在寓意於君也欲少留此靈瑣猶惜誦欲儃佪以干傺之意言不忍遽離別楚王而去也忽忽迅速貌暮晚也日忽忽其將暮猶前

恐年歲之不吾與意謂光陰易過而將老也此二句言去楚不得已之情此章以下皆承上章下二句而推衍之耳此章言已所以急於去楚而遠遊者非不欲畱於楚朝也蓋以楚不我用道既不行而老期將至此日良可惜耳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此卽屈子去楚之意也或曰上二句可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縻戀於爵祿者所以爲汙也下二句可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而悻悻然忿怒而

去者所以爲小丈夫也二說甚有發明屈子此章之意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令使也羲和日御也此所用羲和當如望舒飛廉等號同看朱子以爲堯主四時之官名非是弭止也按也節旌節也弭節猶言駐節停驂謂暫止徐行也崦嵫山名日所入處也迫急促也此句倒文本謂勿望崦嵫而迫也此二句承上日將暮句而言故願使日御且暫弭節勿望崦嵫而急去也即

惜陰愛日假我數年欲及時進德修業之意屈子非謂自乘日御按節徐行不望崦嵫而迫也與不抑志而弭節及遠遊篇徐弭節而高厲之弭節不同讀者詳之王逸曰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兾及盛時遇賢君也曼曼修遠貌修長也言上下則四方可知求尋訪也索固求也曼曼修遠則道里迢遞而未易盡也上下求索則方無定在而未易窮也而日又忽忽乎其將暮矣此所以願日御少弭而勿迫也王逸曰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

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
合志者也瑗按前往觀四荒章註王逸以爲求賢
君五臣以爲求知巳洪氏以爲求同志此章王逸
上二句言求賢君下二句又言求索賢人與巳合
志者其說雖可相通而用字亦自支離或又以就
重華敶帝閽爲求賢君求虙妃謀佚女畱二姚爲
求知巳似矣而非也今觀下文引周文呂望湯禹
摯繇等語皆君臣相合之事直以求賢君解之可
也朱子辯證曰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巳云求賢君
盖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

與已同志不知何所据而異其說也是矣又按駟玉虬至此皆言欲去楚遠遊之意然尚未去也至下飲馬咸池則實行矣雖皆設言要之文意亦當有別不可概視而漫解之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咸池池名日浴處也扶桑木名日出處也言飲馬於咸池庶使道遠無渇而揔攬六轡於手以控乎馬自扶桑而啓行耳或謂飲馬必去其轡故揔結其轡於扶桑之樹以便飲馬也亦逼前章言車此

章言馬又互文以見意也折採取其枝也若木亦木名拂掃除之義一曰蔽也是矣謂折取若木之枝以爲蔭而蔽拂其杲杲之赫曦庶免爲日所蒸鑠而得以從容於遊耳悲回風篇曰折若木以蔽光與此同意或以爲折取若木以爲鞭策因折木而木有以拂擊其日也更詳之聊且也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皆優游求索之意非行樂之意讀者亦不可不知也瑗按若木據山海經一在其南一在其西據淮南子又在其東李白詩曰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語取諸此舊註皆解此爲

西若木意謂朝東而暮西見其迅速也瑗按此對
下章以晝夜爲言非取東西之意東西之意又當
於後白水春宮章言之此章以下至後余焉能忍
與此終古又承前章上下而求索句以推演之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凰爲余先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
望舒月御也先驅謂使之前導而辟除道路也飛
廉風伯也奔疾走也屬連續也此二句如孔子將
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文法前後二字
要活看非謂在己之前後也奔屬二字與遠遊篇

召玄武而奔屬不同遠遊篇謂召玄武奔屬於已後此謂使飛廉奔屬於望舒之後也鸞鳳二俊鳥名戒謂戒嚴其道先戒猶先驅也言望舒飛廉相繼而往猶嫌其逗遛又使二鳥以促之也下言雷師則益迅而速矣雷師雷神也未詳其名具備也指車駕而言告以未具正言其將具而尚未具非不備之謂也下章飄風帥雲霓而來迎則具之謂矣此章悉言風月雷鳥以見其欲往之亟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鳳亦俊鳥名騰飛之速也因雷師告以未具故復使鳳鳥飛騰以催促也咸池章育日望舒章言夜此章言日夜總承之也繼之以日夜謂使鳳鳥日夜並進也總結上飲馬至鳳飛十句非只承鳳鳥一句而言也飄風回風也屯聚也帥統而率之也雲者山川薰蒸之氣霓者陰陽交會之氣也御迎也盖飄風起而雲霓爲所驅逐若有以帥之者雖爲寓言亦自有意但王洪二家取譬之説則非也已見朱子辯證兹不贅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

倚閶闔而望予

紛盛多貌總總衆聚貌離合言或離或合也班文彩貌陸離見前上下猶低昂言或上或下也與前上下而求索之上下不同二句總指上三章扈衞之形色而言紛然而總總班然而陸離以見其盛也或離或合或上或下又奔走急速之所使然而不暇於整齊嚴肅故也帝謂天帝也閽謂主以昏閉門之隷也閶闔門之稱也倚猶憑也閶闔天門各也望予須巳之至也此二句承上十四句而言言催促扈衞日夜並進而求索者盖欲使閽者開

開而使天帝𢈔幾得以憑閶闔而望巳之至也是

登無事而漫遊者哉下二句卽遠遊篇命天閽其

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之意朱子從王逸之說謂

令帝閽開門將入見帝而閽不肯開反倚其門望

而拒我使不得入以倚閶闔而望予爲閽者事非

是閽者拒巳之意自見於下章蔽美嫉妬之內讀

者詳之又按此極言仗衛服役之盛而下東西求

索段但以紛總總其離合二句言之下四方求索

段并不言之而其意自見此亦作文之法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妬

時光陰也曖曖日色昏昧貌罷休也讀如欲罷不能之罷亦自明白舊讀作罷倦之罷音疲非是此句與日忽忽其將暮意同言時光之邁也蘭生於幽僻之處故曰幽蘭猶言僻芷也延遲緩也佇久立也此句言須帝之久也溷穢亂也濁貪汙也不分猶言無別也此句泛言世俗也蔽隱也美謂馨香清脩之德與溷濁相反者也蔽美猶言蔽賢也嫉妬見前此句專指讒黨然曰蔽美者斥其事而曰嫉妬者誅其心也此承上章言已日夜求索欲

令閽者開門庋幾天帝得以倚門而望我然今曖曖乎時將罷休徒自攬結芳草延佇相須竟不見天帝之召已也何哉所以然者蓋以世俗之溷濁而黨人之嫉妬故也不然胡爲乎我求之急須之久而天帝不予望邪上二句言已須天帝而竟不見召也下二句言閽者隱蔽而不得見召也嗚呼天門之下而閽者得以蔽賢如此則天帝亦可知矣此蓋嘆其求人君而不遇之詞舍去而他適之意自見於言外下二句相與應舊說遂以倚閶闔而望予爲責閽者見拒之詞非文勢也自飲余馬

至此當爲一段屈子去楚而遭此所謂去而違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烏得不違之乎
朱子曰既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
溷濁而嫉妬蓋其意若曰不意天門之下亦復如
此於是去而他適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
兮哀高丘之無女
濟渡也白者西方之色與下春宮皆泛言無所指
前言日夜求索而無所遇此復言東西而求索也
王洪二注以爲崑崙之白水五臣以爲神泉恐未

是登自下而上也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亦寓言
耳未必眞有是山也緤繫也登山曰馬則濟水可
以知其爲舟矣反顧回首而視也流涕者哀心之
發也丘土之高者故曰高丘或曰高丘在閬風山
上言閬風無女又將去而他適也或曰高丘卽高
唐楚之地名劉向九歎逢紛篇曰聲哀哀而懷高
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是也言使楚有女則已不
至此也然自上文觀之則去楚久矣似指閬風爲
是自反顧二字觀之則又似指楚也二說俱通未
知其審故並詳之以竢君子擇焉女神女蓋以比

賢君也朱子曰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王逸曰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王註承上章而言是也但上章亦泛言耳獨以爲指中國則非也涉水登山與前飲馬揔轡二句提起對看或曰前言衆女嫉余之蛾眉女之不善者也自此以下又以女爲喻蓋將求如古人虙妃之類不嫉妬之善女也亦通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澨猶忽也春宮東方青帝之舍神女之所居者也
上言白水舉四方之色此言春宮舉四方之氣互
文以見意也瓊枝玉樹之枝也繼續也謂採取玉
樹之枝紉續以爲佩飾而詒神女以遲其好也榮
華草木之英也草曰榮木曰華落隨也榮華之未
落喻顔色之未衰也相審視也下女神女之侍女
也亦見湘君詒遺也相視其下女之忠厚而不佻
巧者將託之遺佩於神女也此章不言不遇者承
上章覩下章自可見也或曰上言求天帝故曰閶
者此言求神妃故曰下女雖藉閶闔者以開關託下

女以詒佩要之卽指天帝神妃而言也如今相稱

曰侍吏曰從者盖其意實指其人也其說亦通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

吾令蹇脩以為理

豐隆雲師也一曰雷師非是虙妃神女也所在所

居也謂先使人求其所居之處而後令媒以結言

也纕佩帶也結言通二家之言而相結以為好者

也蹇脩傳蹇好脩之人設為此名耳王逸曰理分

理也述禮意也五臣曰為媒以通詞理也二說意

俱是盖媒妁之别名也夫為媒理者必須輕捷嫘

媚之人方能結言以通好而今乃以蹇脩爲理烏能有成哉其不遇之意不言可知矣此總結上二章言高丘既無女之可求矣於是復使豐隆乘雲以求虙妃也春宮既無下女之可託矣於是復使蹇脩將佩以爲媒理也此其所以終不遇也屈子方且求遇之急而顧以蹇脩爲理可見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或曰蹇脩之不遇也宜矣君豐隆乘雲周行四方胡爲亦不得虙妃之所在也曰思美人言之矣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覩下文終言不遇則此意自在言表嗚呼

有力者旣視之而不肯一援手而拙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然則君子之道何時而可行邪按虙妃王逸以爲神女是宓洛神賦註以爲伏羲氏女洪氏引之朱子從之王逸又謂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班氏古今人表亦載之蓋後世註此者以虙妃爲伏羲之女故遂以蹇脩爲伏羲之臣王逸得此而失彼朱子旣辯蹇脩爲羲臣之非而集註又解虙妃爲羲女亦得彼而失此也若按下文佚女爲高辛之妃二姚爲少康之妃則此虙妃者又當爲伏羲之妃也非女也要之後因周流乎天余乃下

則屈子以虙妃與天帝並爲天上之人耳未必有是人也未知其嗇姑誌其疑以竢傳雅者訂證焉若蹇脩乃是泛名無疑當以下文鴆鳩鳳凰及思美人薜荔芙蓉視之可見或以草木或以鳥獸或以人爲喻耳又按此章參錯文法本謂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吾令蹇脩以爲理兮解佩纕以結言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

紛總總二句總承上三章亦泛指仗衛服役而言

借之以寓巳意也緯繣纏綿固結之意也遷移也謂遷移而進也上句言求索之急下句言進合之難求索之急者欲仕之本心也進合之難者世無賢君而莫足與爲美政故也次舍也窮石山名濯髮滌沐也遠遊曰朝濯髮於暘谷洧盤水名二句言既無所遇進不易合則將歸隱而自脩耳如下文欲遠集而無所止聊浮游以逍遥之意舊註以虙妃言之非是先言夕歸者承上朝濟白水而來也或曰上二句有量而後入之意下二句有見幾而作之意瑗按自朝濟白水至此爲一段盖求索

乎東西而無所遇者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保厥美謂虙妃自守其顏色之美也倨簡曰驕侮慢曰傲保厥美矜之於己而驕傲誇之於人也康娛淫泆義見前信美無禮言有美女之色而無美女之德猶有人君之位而無人君之道也無禮即指驕傲康娛淫遊而言來者呼其使衛服役之詞也違者去其地也棄者舍其人也改求謂別求他邦之賢女也此章承上起下之詞抽思曰驕吾以

爲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即此章之意所謂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烏得不重違之乎朱子曰言虙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循禮法故棄去而改求也或曰非獨人君爲然惜往日曰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夫戰國君臣皆自以爲美好而交相矜誇習以成風曾莫知其非者所謂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戰國君臣之謂與又烏足有以當乎屈子之心者也或

又曰此章即承上章而言言既無所遇則當歸潔於窮石洧盤之間保守吾道之美以自遨遊而取樂耳既而又悔其非君子幼學壯行之志無善天下之心一巳雖樂矣其如蒼生何要非理之所宜者也於是又違之而之他邦也恐未是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

覽視之速也相視之審也觀視之遍也重言之也四極猶四方也前曰四荒以荒遠而言此曰四極以極至而言其義一也周流遍遊也天謂天上也

下謂世間也前言扣帝閽登閬風遊春宮皆指天帝神女而言故曰周流乎天也周流乎天既無所得而復下求於世所謂上下而求索是也上求於天已無所得而下求於世世豈復能有之乎然所謂周流乎天余乃下此句亦要活看蓋不得於彼與得於此之意非真謂天上世下也瑶玉名亦贊美之詞非真以玉爲臺也偃蹇高貌娀國名佚美也謂高辛之妃契毋簡狄也事見商頌曰望曰見錯文也先瑶臺後佚女倒文也本謂自天而下望見有娀之佚女在瑶臺之上耳然周流乎天四字又

總指飲馬咸池以下而言之也或曰周流乎天余乃下亦參錯句法本謂余乃周流乎天下未知是否容更詳之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鴆鳥名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之人也不好不美也王逸曰言我使鴆鳥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朱子曰告余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爲媒而反間我也鳩亦鳥名多聲雄鳩尤健於鳴逝逝者飛而往也佻

輕也巧利也以喻辯捷之士王逸曰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瑗按此承上章言欲求合佚女而無良媒也一則其性毒害一則其性佻巧毒害者難測故爲其所詐佻巧者易見故因其鳴逝而遂惡之也洪氏曰夫鴆之不可爲媒審矣屈原何爲使之乎淮南言運日知晏陰諧知雨盖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棄之耳堯之用鯀是也或曰鳩不能爲巢常逐鵲以居是天下之鳥莫拙於鳩也屈原猶惡其佻巧則可

以知其爲人矣此所以使蹇脩以爲理而終不能結言以成好也此此二說雖非屈子本旨蓋亦言外之意因附誌之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心中凡事不決者曰猶豫多疑者曰狐疑適往也自適不可者求女當須媒猶事君必待介也詒遺也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朱子曰言鴆鳩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於禮有不可者鳳凰又已受高辛之遺而來求之故恐簡狄先爲嚳

所得也或曰此章下二句意當倒在上方與上二章相順屈子之文不特句法倒而章法亦有倒者言巳望見瑶臺之佚女矣鴆之毒害旣不肯爲媒鳩之佻巧又不可爲媒鳳凰之神俊又不得爲媒欲不待媒而自往又非禮之所宜此佚女雖賢徒望而見之不得合而偶之也意是瑗按戰國之世其在下者固有鴆鳩而無鳳凰其在上者亦未見其有佚女也此特反覆以見巳之急於進而難於合也讀者當以意會可也若逐句體貼而比喻之以求其說則鑿矣此上三章並言求佚女之事承上

求虙妃不得而來也羅鄂州曰望瑤臺之偃蹇兮云云恐高辛之先我夫媒所以合婦道也鴆既毒物又其雌雄自有好陰好晏之異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靜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之故淮南子云運日知晏陰諧知雨也運音暉通用其同居異志如此則宜其為人媒而告人以不好也雄鴆物之至拙者不能為巢雨則逐其匹音配霽則返之其為拙亦甚矣而尤惡其佻巧於是求夫和鳴如鳳凰而託之又貪餒而受詒則高辛之先我必矣蓋屈原之始罹憂讒人惡之至其久則

雖平日所謂賢者亦皆隨俗變化而不察故始則惡服艾之盈腰而其久也荃蕙化為茅矣始也惡鵜鴂之先鳴而其久也鳳凰既受詒矣宜乎有國無人莫我知之歎而將從彭咸之所居也又按羅氏解鳳凰受詒與諸家異亦似有理故附于此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遠集猶言遠去也惜誦曰欲高飛而遠集是也無所無處所也或曰集亦止也止居也初止曰集既集曰止群居曰集久居曰止並逼浮游逍遙皆優

游自適之意重言之也王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
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游戲觀望以
忘憂用以自適也二句結上起下自憐之詞少康
夏后相之子也家室也未家猶未娶也留者屈原
謂及少康之未娶欲有虞留止二姚以待巳也王
逸謂屈原欲效少康留止有虞而不去非是虞國
名姚姓也舜之後虞舜居姚墟因以爲姓也二姚
謂姚之二女也虞以國言稱其君也姚以姓言指
其女也按左傳少康因寒浞之亂逃奔有虞虞思
於是妻之以二姚詳見哀公元年朱子曰言既失

簡狄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瑗按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朱子釋之曰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又曰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若屈子者非真無所止也蓋知物各有所當止之處故審所處而不肯苟止耳聊浮游以逍遙者不肯苟止翔而後集之意也又按論語陳文子三違其邦孔子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朱子釋之曰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

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又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若屈子者既去乎楚國又去乎閶闔又去乎春宮既不合於虙妃又不合於佚女又不合於二姚非特三違其邦而已其所以潔身去亂者又實因正君心討讒賊之故抑非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有一毫怨悔之心者也其長往之志往往見於諸篇又非不數歲而反者比焉然則屈子其

清而仁矣乎故自負曰伏清白以死直曰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非虛語也實允蹈之矣或曰此設言耳子胡證之以實事乎曰其言雖設而其情則眞尤愈於見諸行事者固不可以爲質嘗扣天閽登閬風遊春宮及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又不可泛以詞人夸誕之說視之也太史公所謂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此類是矣或曰上章扣天閽其游心抗志蓋不可名言矣其遊春宮而求虙妃蓋遐想乎羲皇之上矣其媒高辛之佚女者蓋欲因民以致治王道也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其留少康

之二姚者蓋欲撥亂以反正霸道也是又其次也所思毎下亦猶孔子思聖人而不得見故思君子思君子而不得見又思有恒者也嗚呼有恒者之不得見其何以共進此德乎如少康者之不可逢其何以共脩此業乎觀此可以知聖賢不得巳之情矣若楚王者上不能爲天帝中不能爲高辛下不能爲少康屈于鳥能巳於言哉其言旣有次序而其旨亦深遠矣楚王聞之可不知所猛省而發奮以少康之事而自砥礪也乎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

理媒之別名也弱劣也拙鈍也指才質而言導言不固蓋媒理者所以傳達二家之言以成二姓之婚者也今才質拙弱則不長於言詞而不能固結二家之好合矣或曰不固謂媒理所導言詞之不堅固亦通賢以人言善惡以德言此承上章而言已欲乘時畱此二姚然理弱媒拙導言不固故不得留也所以然者蓋以世溷濁而好嫉妬故也是導言不固者非真才質之拙弱乃嫉妬之心之所使耳洪氏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朱子曰蓋不

待其不合而已自知其必無所成矣故再言世之
溷濁而嫉賢蔽美盖以爲雖四方之遠而其風俗
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曰再言者對前世溷濁
而不分而言一則曰溷濁二則曰溷濁一則曰蔽
美二則曰蔽美可以觀世矣或曰前乃惡其佻巧
此又恨其拙弱何也曰思美人篇曰令薜荔以爲
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
濡足觀此則可知屈子欲仕雖其本心而又耻因
介紹以爲先容惡其佻巧者盖由衷之言而恨其
拙弱者特託詞而反言之耳讀者要當反覆參看

而究屈子本心實意之所在可也嘗觀其謂閽閶闔
不責天帝而責閽人及求虙妃而責蹇脩求佚女
而責鴆鳩求二姚而責媒理皆不責其君而責其
左右之意此又屈子忠厚之心而立言之善也下
文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夫不曰王不
寤而必曰哲王不獨曰哲王不寤而又曰閨中邃
遠是亦責左右之鄣壅蔽隱故使哲王之不得覺
悟耳洪氏曰韓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亦此意可謂善讀楚辭者矣自覽相觀至此爲一
段盖求索於四方者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宮中之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王猶言明君也寤覺也懷匿也情求索之情也不發不達也忍猶耐也終古猶言常也或曰猶言終身也其義詳見朱子辯證閨中邃遠蓋言虙妃之屬不可求也以結朝濟白水至蔽美稱惡十章而閶闔九重君門萬里之意亦在其中矣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以結飲馬咸池至蔽美嫉妒五章而虙妃佚女二姚之爲鴆鳩媒理所欺之意亦

在其中矣二句互文以見意也讀者幸毋泥焉此章總承上言世俗溷濁蔽美嫉賢君門萬里哲王不覺而已求索之至情徒懷匿於中而不得上達又安能含忍抑欝而與此輩以常處乎意欲復去而他求也嗚呼觀屈子之言愈遊而愈無窮屢違而屢不合君將舉一世而無足以當其心者又將安所之耶大抵戰國之俗蓋有甚於屈子之所言者非屈子之濫也後世往往譏之者可謂蜉蝣撼大樹矣璦按自駟玉虬以下至此七十二句爲一大段皆言遠遊求索賢君之意亦承前章忽反顧

以遊目將往觀乎四荒二句而發明之者也然其言極有條理次第起結照應意思周密宛然如一篇之文也駟玉虬至上下求索十句總泛言而起之也飲馬咸池至蔽美嫉妬二十句言晝夜而求索也朝濟白水至違棄改求二十句言東西而求索也覽相觀至蔽美稱惡二十句言四方而求索也閨中邃遠四句又總申言而結之也讀者豈可漫然而視之哉若漫然而視之則駟玉虬以下十句而遠遊求索之意已足以盡之矣又何必重復疊疊之若是哉瑗懼覽者之無統故復總綴其說

于此云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

索取也藑茅皆草名以猶與也筳篿即今籤挺校杯之類摘草爲卜抽籤擲校至今尚有其法皆巫祝之事也命使也靈氛巫祝之稱或古有是號或楚俗之言或屈子設爲此名今無所考也此二句

屈子自叙命占之詞也其意承前言已遠遊歷覽上下四方以求美女竟無所遇故心中猶豫狐疑於是取藑茅之草筳篿之貝使巫祝爲已占以决之不知終當有所遇否也既取藑茅而占之又取筳篿而占之再三反覆欲其審也與下巫咸之事俱設詞耳曰兩美以下四句蓋占卜之兆詞靈氛述之以告屈子者也兩美蓋以男女俱美以比君臣俱賢也信脩而慕言男有信脩之美則美女必愛慕之女有信脩之美則美男必愛慕之詞雖渾講而意則重女之慕男也豈惟是指前所經上下

四方之處而言則楚在其中矣舊獨指楚言非是
此時去楚久矣楚不足言矣有女有美女也言既
有兩美終當必合孰謂有信脩之美而在他人不
愛慕之者乎决無是理也况九州之博而且大豈
無美女何獨此所遊之等處之有美女哉不獨此
所遊之等處之有美女則宜及時而去歷九州而
求之以應此所占之吉兆可也要之屈子所遊九
州已畧遍矣此所言者不過設言也讀者以意逆
志可也曰勉遠逝以下四句此又靈氛因占兆之
吉復推其說以勸屈子之詞而决其遠遊之志也

美女以比賢君求美者以比求賢夫也汝爾皆靈
氛指屈原之詞也芳草比美女也故宇舊居也舊
居猶言舊處也亦不獨指楚國也言其占兆既元
吉矣當勉力遠遊無用疑惑孰有美女欲求美男
而舍汝者乎況九州博大芳草無處無之爾則不
必懷念故居而急宜及時以遠去也又何疑乎勉
遠逝二句承兩美必合二句而推言之芳草二句
承九州博大二句而推言之蓋申言之而勉其行
耳世幽昧二句又屈原因靈氛言占兆之吉利於
遠逝而言此以答靈氛難去之詞也幽昧言世人

皆昏闇於中而不能信也眩曜猶炫燿言世人喜僞飾於外而不能脩也舉世既幽昧眩曜如此則無有察巳之美惡者雖往而亦將無所合也孰謂兩美其必合乎孰謂九州博大而有芳草乎此蓋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之意王逸曰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人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巳乎是難去之意也嗚呼不察美惡猶之可也顧反蔽美而稱惡此世俗之所以溷濁嫉妬而九州四方皆然也又將安之邪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腰

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覧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此承上章世幽昧二句而申言之亦屈原答靈氛之詞也朱子皆以爲屈子自念之詞非是好惡愛憎也黨朋也言天之生人不能無好惡好惡者人之情也人情不同亦氣禀之常惟此黨人好惡與性相反爲尤甚也指下服艾蘇糞壤而棄蘭椒言也户謂户户皆然也艾蒿類非芳草也盈滿也珵美玉名一曰佩珩也屈子自喻也能當猶言堪任也蘇取也糞壤臭穢之物也充謂緼之於中也幃

香囊也瑗按曰不可佩曰不芳互文也曰草木總
指幽蘭申椒而言也雙關文法涉江曰接輿髡首
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
比干菹醢忠不必用指下二人也賢不必以指上
二人也以中句而貫上下卽此關鍵也或曰蘇糞
壤二句宜在不可佩下當是錯簡耳容更詳之此
章蓋言舉世幽昧昡曜戶服家佩莫非艾蒿糞壤
臭惡之物而反謂蘭椒不芳香不可佩也此黨人
之好惡所以獨異於人也夫蘭椒之芳香艾蒿糞
壤之臭惡也昭然矣此甚易辯也然黨人反好彼

而惡此爲是覽察草木而猶未得其香臭之別豈足以堪任辯夫玉之美惡乎盖草木易見而至寳難識也宋人之誇燕石楚王之棄卞玉可見矣舊註又謂戸服艾二句爲喻親愛讒佞而憎遠忠直蘇糞壤二句爲喻近小人而遠君子然讒佞即是小人忠直即是君子亦不必如此分帖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此章乃屈子自念之詞也欲從者謂遠逝也吉占者謂兩美必合也猶豫狐疑者謂且信且疑不知

苟從其占而果有所遇否也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又叙其事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復占此吉凶以決其疑上章靈氛告以占之吉而遠遊必有遇屈原答以世之闇而遠遊未必得所遇然因其占之吉又不能以遽已而或去或不去往來於懷以疑之也其所以疑之者蓋以爲欲從靈氛之占而遠去也則我之前此遠遊歷覽亦遍且久矣而卒未有所遇也使我不從靈氛之言而終止也則其占又吉而神豈欺我

也故再要巫咸以占之而審其果有所遇不遇以決其去不去之疑焉疑字須兼此二意講方是王逸曰言巳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五臣曰言巳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去忠直也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俱非是詳下文巫咸告以吉故之後實嘗遠去其篇末雖有舊鄉之悲而亂辭又旋復言其何必懷乎故都以終之孰謂屈子無遠去之志哉孰謂屈子遠去之為非哉後世之註楚辭者不以楚辭註楚辭而以巳

意註楚辭論屈子者不即屈子之言論屈子而以已之聞見之言論屈子也拘拘以同姓言之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觀楚辭也亦疏矣自古同姓之臣亦嘗有去國者矣或曰微子之去國蓋有人以任責焉故也箕子之不死蓋見比干死而強諫之無益焉故也若屈子之於楚也將孰委之烏得不死而去之乎曰以是論之不惟不知屈子而亦不知三仁也嘗考諸論語始而去之者微子也中而囚之者箕子也終而死之者比干也括地志亦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

畏死不言非勇也遂諫而死夫當微子之先去也安能必箕子比干之不去乎微子雖爲紂兄庶子也箕比諸父也庶兄之與諸父其情分一焉而已矣使微子諫而死而箕比去之以存宗祀亦可也使微子不諫而死亦不去則紂未必盡殺之而武王之入殷也亦未必不存其後也是微子之去國不爲有人之任其責亦不在乎存宗祀可以去而去焉亦曰各行巳志云爾夫箕子爲之奴耳受其辱而不辭者豈知比干之必死乎若以爲巳旣不死而比干則必死死是委其禍於人也若以爲知比

干之爲人必諫而死而已不死焉是徼其利於已也可以不死而不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夫比干之死也又豈因微子之去箕子之囚而死乎若以微子既去矣箕子爲奴矣而已復不死焉不可也則比干之死亦出於不得已而非誠心直道者也可以死而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其去者固不能必他人之不去其不死者亦不能必他人之必死其死者亦非因他人之不死而已死之三子者自揣本心各行已志絕無一毫彼此顧望之意於其間也故孔子以三仁稱之焉若依後世之論

三子以爲去者爲有人之任其責其因者爲有人之任其死死者又因二子之去而不死焉弟交射而有待賠約而相成者是末世趍利避害釣名要譽之所爲者也何足以爲三仁知三子之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皆可以謂之仁則屈子之遠去之不死俱不必爲之諱矣嗚呼微子之於紂親兄弟也屈子之於懷襄其情之疏戚有間矣微子之於殷爲太師也屈子之爲大夫其責之大小亦不同矣屈子固楚之翹也楚之同姓有屈景昭三家焉使屈子果去又豈再無一人以任其責乎後世

之論屈子者拘拘以同姓無可去之義言之以死之爲賢是不達乎理之致者也深知孔子之稱三仁者始可與論屈子矣或曰以史記觀之比干乃死于箕子佯狂之前何也曰非也當以論語所言之序爲証若從史記則箕子之佯狂又爲見比干剖心而懼之爲也聖人豈懼死哉其言不足信也審矣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百神謂天之群神百者概言其數之盛也翳蔽也

備降猶言齊來也上言巫咸此言百神巫咸者百
神之所依言巫咸卽言百神也九疑楚之山名此
言九疑者謂九疑山之土神也繽盛貌並迎猶言
齊接也謂天神來之盛而已使土神接之盛也上
言將降猶未降而此言備降則實下來矣上言要
之猶未要而此言並迎則實來邀之矣皇指百神
也不言神者承上文也猶篇首上言皇考而下只
言皇覽揆余于初度也剡剡猶燄燄輝光貌揚發
揚也靈神靈也吉故謂兩美必合也不言占卜之
事及占兆之詞而只曰告余以吉故者承前章也

此亦作文之法此承上章言天神備降而已要以迎之使巫咸復爲余占之則神顯其靈又告我以吉占如靈氛之言也此與上章乃屈子自叙其自念之詞及命占之事當與前靈氛章相照看其文彼此互見而其意自足於言表有申詳之意而無輕重大小之說也洪氏曰靈氛之占筳篿折竹而已至百神備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其說非是此使巫咸占卜未必不用藑茅筳篿而命靈氛占卜又未必無椒糈之饗獻也前言靈氛之占在異姓則可在屈原則不可此又言則可以

去矣亦自相矛盾也要之屈原實嘗去也觀此既告以吉故之後再無疑詞直曰歷吉日乎吾將行曰吾將遠逝以自疏篇末雖有悲懷舊鄉之語而隨即曰又何懷乎故都其詞決其志銳屈子之情可以見矣孰謂屈子之不去乎或曰此寓言也如子之解不幾於癡人前說夢乎曰寓言者寄巳之情也其言雖寓而其情則真吾情欲如是而人不知之無以自見於是乎託之以言也此之寓言蓋與莊列齊諧志恠等說大不相同有寓言而虛者有寓言而實者如乘龍跨鳳登天涉雲扣閶闔登

閶風邅道崑崙發軔天津等語皆寓言而虛者也
如回朕車以復路退脩吾初服不忍與此終古將
遊逝以自疏此寓言而實者也豈可槩視之以爲
設詞耶以屈子遠遊之意皆以爲設詞而初未嘗
有去志是真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
兮摯咎繇而能調
曰巫咸詞也此下至百草不芳四章十六句皆是
王洪五臣只以升降二句爲巫咸之言餘爲屈原
語非也蓋推吉占之意以告屈子而勸之遠逝者

也自下而上曰升自上而下曰降升降上下重言
之也上下與前上下而求索之上下同言上下則
四方可知矣矩所以爲方之器也矱度也所以度
長短者也矩矱猶言法度法度之所同即道之所
同也必道之同也而後求之苟道之不同也而不
強之古之賢士之進取也類如此嚴者敬慎之意
也嚴而求合人君之求賢每敬慎其事而不敢苟
也方其求也嚴以訪之及其合也嚴以任之豈可
苟焉而已乎摯伊尹名湯臣也皐陶舜士師後爲
禹臣也調和合也其未合也則嚴以求之其既合

也則嚴以任之古之聖君之進賢也類如此瑗拔上二句言臣之擇君下二句言君之擇臣上下所擇亦惟於其道之同焉而已矣必矩矱所同而後求之可謂不輕於進矣必嚴而求合而後調之可謂不輕於用矣非湯禹不能知摯陶非摯陶亦不足以當湯禹若戰國之時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世無湯禹矣屈子雖升降上下又烏能有所合哉雖然巫咸之言雖若不識時世事勢者然以聖君賢相相求之道以語之亦可謂知屈子者矣惜乎遭此闇亂嫉妒之俗竟不得協其占兆之

吉也或曰上二句有兩美其必合之意下二句有
孰求美而釋汝之意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
兮武丁用而不疑
苟誠也中情猶言中心也中情好脩謂求盡道於
已也行媒謂左右之先容謂不必借力於人也說
傅說也操持也築擣也謂操杵築土而爲賤役也
傅巖地名武丁殷高宗也不疑不以無媒而疑也
或曰不以賤役爲嫌也事見尚書說命篇此章言
誠能中心好自脩潔以期盡道於巳則道之同者

勢必合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傅說是矣子又何必以理弱媒拙爲憾乎又何必以自適不可爲疑乎但當脩已之道而勉往以求之可也瑗按何必用夫行媒或者言君子之於出處但當脩道於已不必往求於人之意非謂不用行媒而自往求之君子無求用之理此說雖善要非巫咸本意屈子正憾其理弱媒拙欲自適而不可故占之以決疑巫咸方且勸其上下以求索而又言不必往求是沮其遠逝而益滋其疑也巫咸但言不必借力於人以求之苟

吾道之同雖自適又何不可乎此何必用夫行媒之意也雖然巫咸之所謂不用行媒而自往求之者亦曰中情好脩而已矣矩矱之同而已矣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不然何爲以摯陶傳說言之邪三子者聖人也又豈眞嘗自求用於人也哉古人之言意各有在不可拘一也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呂封姓也望太公望號也本姓姜名牙字子尚鼓動也一曰鳴也遭遇也周代名也文文王也舉拔

而用之也太公避紂居東海聞文王作徃歸之至
朝歌道窮因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文王出獵遇
之遂載歸而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
爲太公望甯姓戚名衛人也謳歌謂自倡其南山
之詩也齊國名桓桓公也聞謂聞謳歌之聲也該
當也輔佐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飯牛於齊
東門扣牛角而謳歌南山之詩桓公夜出而聞之
曰異哉非常人也遂載歸而用以爲卿瑗按此上
三章一章言道苟同也則相求必合而因引湯禹
摯陶之事以明之也二章言道苟脩也則不必行

媒而因引傳說武丁之事以明之也一章先湯禹
者用在君也二章先傳說者脩在巳也能調者相
契之至也不疑者相信之深也三章但引二事以
明之而無他說者承上二章之意也三章數語而
王霸求士任用之道聖賢遇合窮通之理亦可槪
見矣傳說呂望甯戚三人事實此解畧從舊說其
餘詳見蒙引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商日年周日歲皆所以紀時者其義一也以其既

去者而言也日入曰晏黃昏者一日之晏也秋冬者一歲之晏也老耄者一生之晏也此言旣去之年紀猶未盡而不至於遲晚也時即年歲以其未來者而言也未央猶未已也言將來之時光尚有餘而不至於卒晏也曰年歲曰時曰未晏曰未央一反一正言之互文也猶悲回風曰歲忽忽其若頹時亦冉冉而將至文法但彼歎其將遲暮此言其未遲暮耳鵜鴂鳥名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應陰氣而鳴也秋令未來而陰氣先至鵜鴂先鳴而百草隨萎夫鵜鴂之先鳴固無與於百草之不芳

而百草之不芳實由陰氣之漸長言鶗鴂之先鳴
以見陰氣之已動而秋令之將來百草不芳兆於
此矣師曠禽經曰鶗鴂鳴而草衰是也夫歲雖未
晏時雖未央然氣候迅速遞相催迫如此則日月
不淹春秋代序亦甚易過也豈可恃其去者未晏
來者未央而不汲汲及時遠逝以求索乎上二句
言時猶足以有爲下二句言時不可以輕失王逸
以下二句爲喻讒言之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
也非是二句無他比喻即如前惟草木之零落後
遠遊篇微霜降而下淪悼芳草之先零意不過借

之以嘆時光之易過耳朱子曰巫咸之言止此亦
勉原使及此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鷤鴂先
鳴以比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為也得之矣
瑗按此上四章前二章蓋參錯成文而意互見順
觧之本謂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苟中情
其好脩又何必用夫行媒而後引伊摯臯陶傅說
呂望甯戚五子之事以明之以見古人亦嘗勉以
求同但苟中情好脩而又何必媒哉古人既莫不
皆然則當乗時好脩以求同可也又何必以為自
適不可狐疑待媒而坐失事機之會徒抱崦嵫之

嘆哉此章又與前屈子自嘆曰忽忽其將暮數語相應大抵氛咸二占之詞皆是卽屈子之所言者而撮其要語以勸之耳咸之詞亦不過發明氛之意然比氛則加剴切而又引證明著故足以決屈子之疑而終使之遠逝也此亦作文之要法當然也前占詞稍含蓄渾淪而後占方有意味若前遽發揮太盡則又無俟於再占矣再占而再陳之則冗長而不成文矣屈子所荅之語亦前畧而後詳操觚者不可不不知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

兮恐嫉妬而折之

此下八章皆屈子荅巫咸之詞也瓊美玉名佩概指雜佩也謂以玉爲佩比已之美德也偃蹇盛貌衆亦黨也薆亦蔽之盛貌也蔽掩翳其瓊佩之美也王逸曰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諒信也不諒謂不信已瓊佩之美也或曰諒一作亮古通用以心度心曰諒即前羌內恕已以量人之意亦通舊說謂黨人不尚忠信之行非是也折者挫衂敗毀之意此章叅錯成文本謂我之瓊佩何其盛矣君依占遠逝

恐此黨衆不肯相諒與心嫉妒終當遭蔽而折之

無有同而合者也蓋因巫咸再告以吉故欲去而

復疑言此以詰巫咸之意黨衆泛指當世而言而

楚已先在其中不必言矣舊說獨指楚國言非是

屈子遭楚之隱蔽毀折久矣何爲曰恐乎此蓋言

將遊四方而慮終無合耳或曰衆薆然而蔽之詞

又何其直也曰此蓋指帝閽鴆鴂之徒也自前飲

馬咸池以至篇後聊假日以愉樂皆無及於楚矣

然下二句又不過申上二句之意而甚言之耳上

二句言巳德美之盛而見蔽於人下二句言人不

信其美而欲毀乎已其蔽其毀皆嫉妬之心所使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瑗按前答靈氛以理美此答巫咸以瓊佩皆以玉自況也前言黨人不知其美此言黨人蔽毀其美前言黨人好惡之獨異此言黨人不諒而嫉妬其旨意雖同而情詞益加切矣

世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世世俗也繽紛亂之盛也變易猶變化謂改節也

該下蘭芷四句總而泛言之也淹久也二句言世俗溷濁不可久居宜速去也蘭芷荃蕙以喻當時之君子也曰變曰化承首二句分而詳言之也茅惡賤之草以喻當時之小人也二句參錯互文見意本謂蘭芷荃蕙變化而爲茅草不芬芳耳指而斥之之詞芳草總承上蘭芷荃蕙也直者變易太甚之意一曰猶但也蕭艾茅之醜也所喻亦同二句惟而嘆之之詞昔日固嘗芳而今日不芳如此矣帝之蔽壅虙妃之驕傲皆是也可見人性移無不善而人自斲喪之耳爲善不終者可以鑒矣他故

別由也莫猶不肯也害猶弊也言時人始焉爲君子中焉而變易者蓋由於不肯愛自脩潔無志向上其弊遂至於如此也此章首二句言世俗變易之盛中四句申言變易之實末二句推言變易之由以示巫咸決於行之意也又按篇內所言芳草或以比君或以比臣或以比已或以比人或以比德或以比時或有比者或有無比者亦不可一概而漫視之舊註不知此意故其解多牽強脉絡不明一出焉一入焉卒莫能有一定之說也或曰蘭芷以下二十二句申繽紛變易句和調度四句申

何可淹留何亦通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椴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世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可恃謂始而信其節之不改也容長謂徒有外好耳無實容長謂無蘭之實而有蘭之名九辯曰何曾華之無實是也以喻在位者無君子之德而有君子之飾也君子之飾爵祿軒冕是也委棄也美

者巳之所固有者也從俗謂趨世俗之所尚也追逐乎外者也苟聊且將就之意衆芳謂諸在位者指縉紳之徒而言非謂眞美君子也夫爵祿軒冕本所以待君子故古之君子必在位也今則不必有君子之德反棄巳之美而趨世俗之好徼取一時之利得列縉紳之閒則曰吾亦君子而巳矣如爲君者徒擁虛器爲臣者曠官尸位皆是也此四句言人之怠於爲善而不可恃其旨甚微婉而有味也專者一於此而無他也佞者詞色之諂諛也慢者容貌之傲惰也慆者情性之淫泆也書曰無

即慆淫榝木名一名藙即今之茱萸也亦惡臭之物充佩幃言椒欲變爲此榝而求用於世使人採之貫累以爲雜佩矯揉以貯香囊也或曰謂所佩之幃更詳之干者求之遍也務者事之專也將入曰進既進曰入干進務入互文而重言之也祗敬也此四句言人之急於爲惡而不足敬其詞極痛切而可警也按此上八句意亦參錯互見蓋謂椒蘭本爲芳草可恃其不變易也豈意有名無實終於舍已從人而至於不足敬乎上章言昔日芳而後乃不芳此章言昔可敬而後不可敬也流從謂

隨時變易如水之流無有窮極而勢不容已孰能無變化言世俗盡然也洪氏曰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椒蘭若玆總承上八句而言也又況者推而言之之詞也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既已變易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蓋指天帝之尊嚴且變而爲蔽壅虙妃之賢美且變而爲驕傲是可恃者且不足恃矣又況佚女二姚之不可恃者乎或曰如專佞慢慆于進務入亦可施之君乎曰屈子之言多各舉一端彼此互見讀者須觀大旨要其所歸不

可以詞害意也此即上章之意而申言之重示巫咸不可久留之意也上章先言世俗之變易而因嘆夫君子之改節以見人之不好脩此章先言君子之改節而歸本於世俗之變易以見勢之不容已一反一覆而詳言之總責當世之君子也夫前言黨人之不諒而此又專責君子者何也固互文也而黨人亦不足言矣前此亦責之屢矣此獨舉世之君子既皆如此則不可以淹留也審矣又烏得不從巫咸之吉占而遠逝乎班孟堅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觀此上二章之言真可喟然而長嘆

矣又按王逸以蘭爲司馬子蘭椒爲大夫子椒朱子辯證曰比詞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旣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

復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璦謂朱子之說極爲卓識足破千載之誤而或者乃謂班馬之說當有所據而屈子亦因巳所引喻芳草故以椒蘭二子之名混入於其中欲人莫之易覺古人亦多戲劇之文此所謂詭諫使聞之者不怒言之者無罪也不然則無實容長委美從俗專佞慢慆干進務入等語豈可施之椒蘭之草木乎曰非也此蓋以人物並陳比賦相與以成文耳果如其言則前章芳草又

昌嘗眞變而爲茅爲蕭艾又昌嘗眞有莫好脩之害也哉是又當有子莊子荃子蕙子茅子蕭子艾之司馬大夫令尹矣由此言之後思美人篇又當有名薜荔者能爲理號芙蓉者善爲媒矣豈不亦可笑哉要之蓋因馬遷旣誤蘭爲可恃之蘭以爲人名於是班固又因其說而推之則亦當有子椒也其諸官名又因相傳屈原遭同列之讒故或曰大夫或曰令尹或曰司馬輾轉臆度而支離其說亦自無一定之見也史遷屈原傳其首謂屈原者上官大夫也然上官姓耳其名則莫之考而知也

首讒屈原之最顯著者且不得其名而他又何其知之悉耶其爲杜撰之言也明矣故曰司馬子長好奇其斯之類與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其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

茲佩指前瓊佩也瓊佩之美蓋有非椒蘭之可比者况茅蕭艾椴之醜耶此佩之所以可貴而人則莫之知貴也豈珵美之能當不知貴者也委厥美而歷茲則揮而擲之矣洪氏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蘭之自棄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人之見

棄也是矣曰芳曰芬互言之也菲菲猶勃勃也芳盛貌虧減損也沬昏暗也衆人嫉妬而折之矣然其芳也方且菲菲然而曾不爲之有一毫之減損其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者也衆人薆然而蔽之矣然其芬也猶盛於至今而曾不爲之有一毫之昏暗其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也此上四句屈子始終以玉自況而託椒蘭以責夫人也夫人也椒蘭且不足以當之況可貴之美玉乎與前墳佩章相應意本連屬而横入椒蘭二章於其中使人讀之方反覆有味按屈子答巫咸欲從吉占而遠去者

此上四章乃陳世俗之變易與己之操守何也正以見其不可久畱之故而欲去之速從占之意也若巫咸者亦頗爲知己安得不向之一吐其情實也乎篇中若重華者可謂知己之深者矣屈子所願執鞭者也靈氛巫咸亦次之至於女須之賤屈子付之一笑而已烏足與之校哉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和有不剛不柔不甘不苦不疾不徐之意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猶今人言態度之度矩矱不攺

中情好脩芳雖虧而芬未沫此屈子之調度也自娛猶自樂也人生各有所樂而余獨好脩以爲常也聊者不敢必其遇不遇之詞也浮游而求言求之非一方無定在也女如前所言虙妃佚女二姚之屬意猶在於求君也余飾謂瓊佩之盛而前章冠劒佩服之類俱在其中矣所謂佩繽紛其繁飾是也言其德也於此不去則是自棄其芬芳之美矣方壯即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而前章欲留靈瑣至勿迫四句之意亦在其中矣言其時也於此不去則恐鵜鴂之先鳴矣此句分德與時

從衆舊說按九辯曰離芳藹之方壯則此方壯是
即言余飾之方盛耳無所謂時也姑誌之以俟後
訂周流上下即巫咸所謂升降上下而靈氛所謂
遠逝之意亦在其中矣此章告巫咸以脩巳之矩
矱而將遠逝以求同蓋有不待行媒而誤此年德
之方盛者矣其亦有所感於巫咸之言乎何瓊佩
至此皆屈子答巫咸之詞朱子但以爲原自序之
詞非是蓋自叙其所以决行之意以答巫咸以見
巳之從其占也按索藑茅至此爲一大段承前遠
遊諸章而來也兩占而兩得吉兆故復遠遊以求

之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然卒不能自息其轍環之迹者蓋聖賢行道濟時之心盡其在我而已其遇雖不敢必而其情自有不容已者屈子知世俗之不可合而猶從氛咸之占者其此意乎反騷曰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沈身於江皐槩既攀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今察屈子之言實從靈氛之占而遂行者也嗚呼覽離騷之文而猶未得其肯綮又何足以知屈子之心事邪宜後世呶呶之徒而浪喙以濫鳴也又按氛咸兩占之告及屈子兩答之詞其旨意亦同但有詳畧耳或曰此一大

叚雖承遠遊諸章而來察其要又似本於心猶豫而狐疑欲自適而不可二句也靈氛之告專開其猶豫狐疑之意巫咸之告專開其自適不可之意二意雖未嘗不相貫要之其大畧當如此也其說亦有理姑存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上既答巫咸以決去而此則自念之詞也曰將逝蓋欲去而尚未去也邅道崑崙以下則序其實去

矣夫屈子之去蓋因巫咸之占而後决此獨曰靈
氛者祊告之吉者乃靈氛也顧猶豫未定後决於
巫咸巫咸之言與靈氛相同則是言吉占者靈氛
已先之矣故獨曰靈氛者本其祊也不曰巫咸者
舉此以該彼亦省文耳歷遍數而實選也日謂甲
乙之類吉日猶詩言穀旦也瓊枝瓊樹之枝也羞
籩豆之實也精鑿凈細膩之義靡屑也粻糗精之
屬也一曰食米也瓊枝瓊靡皆物之珍者羞粻皆
日用之需而不可缺者此言所食之美也爲余者
命左右侍者之詞也駕飛龍謂以飛龍而駕車也

許愼曰飛龍有翼者也雜者並用之意象象牙也
謂並用瑤玉象牙以飾其車也洪氏曰言以瑤象
爲車而駕以飛龍也是矣此言所乘之美也然皆
無所取義舊註譬喻之說非是離心如前好惡獨
異不諒而嫉妬之事也踈猶遠也言黨人之離心
不可與同將從吉占遠逝而自踈遠此輩以別求
矩矱之所同者也此章言其占旣吉不可不從於
是選吉日備羞糧命車駕而遠去之以遠嫉妬繽
紛之俗也出此觀之則屈子實嘗去矣洪氏乃曰
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是不然也吾故

日其詞雖設而其情則眞也說已見前不敢鄭重君盡以設詞視之則所謂當心帝閽託意男女之類固未嘗有愛君念國之實而寓情草木寄興瓊佩之類亦未嘗有懷才抱德之眞徒爲一番醉夢之幻語矣何取於離騷哉又按此篇纖瓊佩折瓊羞精瓊糧愛埕美所言不一而足皆以玉自喻之意也後諸篇所言者尚多不暇枚舉羅氏爾雅翼乃曰楚辭取象於草木之芳潔者無所不備而君子比德於玉乃獨畧焉王逸章句曰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

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詳屈平之意盖以清潔一介
自處自仁明以下有所不敢居焉瑗謂屈子自以
爲耿然得中正之道而不詭於聖人其致意於堯
舜禹湯文武及伊尹臯陶傳說之流久矣孰謂以
聖人自期待者而不敢以玉比德乎而肯以一介
自處乎前輩之讀楚辭論屈子者類如此可勝惜
哉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
鳴玉鸞之啾啾

邅轉也道亦路也崑崙山名見爾雅在西北舉西

北則東南可知矣路脩遠以周流謂不憚遠勞也揚舉也雲霓蓋以爲旌旗之屬也掩靄猶蓊鬱陰貌也蓋旌旗衆多故紛披蔽日而蓊鬱以陰也鸞鸞鳥也以玉爲之著於車衡而爲鈴者也車行則衡動而鈴響故曰鳴玉鸞也啾啾鳴聲之衆而不止也曰揚曰鳴以見周流而邅也此直承前索藑茅以前遠遊諸章而言蓋謂已既周流四方而無所遇將欲止矣今得氛咸之吉占而告余以必有所合於是復轉道崑崙之墟不憚勞遠而周流以求之焉是此曰邅者自前所遊四方之處而轉之

者也中間橫入氛咸之占詞耳舊說謂自楚而轉之非是不言其有所遇不遇者其無所遇可知矣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在天之東極西極謂天之西極也舉東西則南北可知矣翼敬也或曰輔翼之意或曰直謂以翅翼承之也俱通自下而奉戴之曰承旂卽指上雲霓旌旗之屬皆建於車後者也舉一以見其餘耳一上一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皆飛貌翼翼和也謂鳳凰敬以承

旂高飛而且和以見其善也此承上章言邅道崑崙既無所遇復剛泝於天以求之也不言其有所遇不遇者亦無所遇可知矣上章言求索於下此章言求索於上猶前章所謂上下而求索是也按此上二章下二句不過承上二句言使衛之盛行色之速耳無他義也王逸取譬之說俱非是或曰此章當在邅道崑崙章之前未知其審姑識之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流沙見禹貢後漢書郡國志曰西海居延澤卽古

流沙也導循也赤水指南方也赤者南方之色如前白水亦指西方泛言耳舊說謂崑崙之水非也容與從容周流貌發縱指示曰麾小曰蛟大曰龍一曰有鱗曰蛟龍梁橋也津濟渡處也謂麾蛟龍之屬浮水爲橋於津上而已乘之以渡也詔告也西皇西方之帝也謂少皞也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此承上章言在天之西極忽然又下行於此西方流沙之地遂循南方而周流以求之將復涉乎西方也此言欲涉乎西方而尚未涉下章則實右轉於西矣按此下二句亦參錯文法

本謂詔西皇麾蛟龍以梁津使渡已也或曰麾者
屈子自麾之也詔西皇使迎已而涉也亦通不如
前說爲穩順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右轉兮
指西海以爲期
此路脩遠以多艱與前路脩遠以周流意畧不同
前句蓋言不憚勞遠而周流以求之此句蓋嘆其
周流無遇徒爲備嘗險阻之勞而倦遊息駕之心
與奐騰迅速貌徑待謂由邪路而先往以候已也
蓋恐侍衛紛擾之累不能疾行而亦使之前驅辟

除之意也不周北方之總名也右轉承赤水而言也謂旣行此流沙無所遇矣遂循乎赤水之南又無所遇矣於是又從右轉於東北二方以求之而將復歸於西方焉舊作左轉非是旣云指西海以爲期而左轉之則無由經乎不周之北方矣字相似而傳寫之訛釋者又不按方而深察也舊說據山海經淮南子謂不周爲西北之山名非也淮南子又曰立冬曰不周風又曰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以此推之則不周爲北方之總名也可知矣屈子之泛指北方爲不周也可知矣或曰北方何名

不周也曰不豈不也天地之氣始於東既而轉於南又轉於西而終於北焉一歲之氣運豈不於是而周遍乎此北方之所以名不周也昭昭矣以手敎人曰指西海西方也曰流沙者以澤言也曰西皇者以帝言也曰西海者以海言也互舉而錯陳之以變其文耳期者約會之詞言與衆車約會於西海之上也此章是勅車從先往約會方所之詞已亦尚未行也然與上章相承講猶前章所謂覽相觀於四極是也前二章豎言之也此二章橫言之也然此二章言從流沙之西循乎赤水之南轉

乎不周之北而不言東者何也旣曰右轉於北則東方不言可知矣況曰路脩遠以多艱則所該者廣矣讀者以意逆志可也瑗按此上四章雖爲周流上下四方之詞然曰夕余至乎西極曰詔西皇使涉予曰指西海以爲期篇中所言上下四方之處亦多且廣矣而獨惓惓於西方者篇中以此結遠遊諸章而且將爲願息肩弛擔之所者要不爲無意也蓋彭咸當殷之亂世西逝流沙而隱去屈于此數章之意雖曰勉承氣咸吉占以復求而遁逸之志已見於此矣不然胡爲乎獨指西海以爲

期哉一則曰願依彭咸之遺則二則曰吾將從彭
咸之所居其意可知也柰何後世以投水解之哉
朱子辯證曰王逸顏師古二家之說以彭咸爲投
水而死然皆不知其何所據也其不足信也决矣
而屈子未嘗投水而死也亦審矣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
載雲旗之委蛇
屯聚也讀如屯田之屯千乘甚言其衆也齊整也
一曰同也軑輨也轂内之金也一云轄也以玉爲
之故曰玉軑取其堅而貴也疾走曰馳並馳猶言

同發也蜿蜿龍行貌雲旗以雲為旗卽前揚雲霓之晻靄是也獨曰雲者省文耳而又曰旗者互文以見也文選註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非是委蛇猶飄揚謂載之於車車騰則旗動而飄揚也此章極言車馬之盛以見已欲西涉之速也舊註取譬之說亦非是

聊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

抑志謂按抑其西涉之志也弭節謂弭止其旌節之屬也高馳謂遠舉之意少司命篇曰高馳兮冲

天東君篇曰撰余轡兮高馳涉江篇曰吾方高馳
而不顧是也邈邈高遠貌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
部九部之舞舜樂也上曰歌下曰舞互文也非禹
樂獨可歌而舜樂獨可舞也然九歌亦可謂之舜
樂詳見前啓九歌蒙引條下假借也愉悅也假日
以愉樂猶悲回風篇所謂借光景以往來之意也
此章言已西涉之志雖欲聊強制之從容按節以
徐行然身雖在是其神已高馳而先往邈邈然不
可得而強制也其西涉之志可謂銳矣所以然者
吾將及榮華之未落余飾之方壯年歲未晏而時

未央假延日月以樂吾舜禹之道焉而已矣又安可混混然而淹留於繽紛之世俗也哉遠遊篇曰悲世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誦此則可以知屈子終於西涉之意矣其得仲尼浮海居夷之遺法也乎後之論屈子者幸毋輕訾之可也下二句是豫言旣抵西海之後當以此事爲樂也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陟亦升也陟升重言之也皇謂皇天也赫盛也戲輝光也臨逼近之意睨旁視也舊鄉指楚國也僕

夫侍御也悲懷哀念故鄉也亦參錯文法本謂已之僕夫與馬而悲念故鄉也盖屈子自謂而託言於僕馬也蜷局詰曲不進貌回首曰顧總承僕馬而言也此章言已周流天上正欲西渉之際忽因天光之赫曦視見故國而不忍去也夫上既言抑志弭節而神猶高馳此又言不忍者亦人情之所不容自已者也夫既不忍去矣而亂詞復云云者是又終於去也何哉盖不忍去者屈子之至情而不得不去者又不得已之故耳非本心也去國非本心以見未嘗真忘乎楚也舊註皆執此章謂屈

子實未嘗去前遠遊諸章皆爲虛設之詞是不察上下文勢而先持已意以解之也況此但言不忍去而未嘗言遂不去也上下文又俱言其實去也言其實去者之詞反不足以取信而但言未忍去者之詞又泥以爲誠然是豈知屈子之心者哉是豈善讀離騷者哉後遠遊篇其於周流四方之後雖又言其實嘗還楚不忍去矣而篇終復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是亦終言其去耳蓋此篇無此一章後篇無復還楚國一段則是長沮桀溺果於忘世潔身亂倫者之流矣惟其有此不

忍去之意而不得遂而後去之此所以爲賢也此所以爲屈子也此所以爲非屈子不能也契舟膠柱之徒烏足以知之哉嗚呼不忍者仁之至義之盡也終於去者又君子保身之哲制行之高也屈子之於去就可謂仁智並行而不相悖者矣孰謂屈子未嘗去乎又何以去國爲嫌而不去爲賢乎惟此義不明而解離騷者多牽強其說而以去國爲諱反使屈子之心事不能表暴於天下後世而使雄固之推之徒得以嘵嘵而妄議也屈子之心蓋真有如青天白日無纖芥之可疑磊磊落落無

毫髮之疑滯者又何嘗以去國爲諱也哉苟知屈

子者不必爲之曲解也自靈氛既告吉占以下至

此八章三十六句皆承和調度以自娛一章而申

衍之者耳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

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總理之意曰者更端之詞下四句卽亂辭是

也王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也屈

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晋文彩紛華然後

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洪氏曰國語云其輯

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瑗按論語曰關雎之亂註曰亂者樂之卒章也樂記曰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註曰亂者卒章之節屈子之所謂亂者蓋昉於此然旣以爲亂者乃一篇歸宿指要之所在則此四言者實離騷之樞紐也孰謂屈子未嘗不去乎巳矣哉者絶望慨嘆之詞猶詩亦巳焉哉論語巳矣乎之類是也國無人謂舉國無好脩之人而多嫉妬之黨所以無知巳者則道必不行又何爲戀戀而悲懷

故都也乎此所以已之急於西涉而雖抑志弭節終不可强制其心也故都卽上章舊鄉也此緊承上章陟升皇四句而言旣莫足與爲美政言不足相與以有爲也卽申言國無人莫我知之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已決於西涉也卽申言又何懷乎故都之句亦互文也順言之本謂國無人而莫我知也則旣無足與爲美政者矣又何爲懷乎故都乎吾亦將從彭咸之所居而已矣或曰國無人所以責黨人莫足爲政所以責楚君亦是不若渾言之爲善也或曰此章亦若託爲讒諂侯夫悲懷

故鄉之詞耳言故鄉旣如此矣又何必悲懷而不行乎託之以曉諭僕夫卽所以自懈也亦通又按此篇凡二千四百餘言楚辭中文之最長者也其間脉絡曲折畧見逐章之下而大概篇首至耿吾旣得此中正爲一截意駟玉虬以乘鷖至蜷局顧而不行爲一截意文之多寡亦畧相當而亂辭則撮之而撮其要以決言已志之所在也讀此篇者苟能反覆爛熟而從容以涵詠之沉潛以討論之不惟見其文章之妙詞藻之華該慱之富而屈子所學之正所守之堅不輕於去國之心不終於牽

俗之志可以豁然於胷中而無疑矣嗚呼若屈子者其聖人之徒與豈特爲楚國之賢而已哉豈特爲戰國之賢而已哉